

16世纪的后半叶,当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舞台上呼风唤雨,将文艺复兴的辉煌推向新的高峰时,中国的汤显祖也创作出了震撼人心的剧作。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剧作都有持久的生命力,时间的流逝没有让人忘记他们的作品。今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年,在这400年里,他们的作品依旧熠熠生辉,从来不曾被人遗忘。

汤显祖(1550—1616),江西临川人,字义仍,号若士、海若。所居的书斋名玉茗堂。汤显祖创作的传奇有五部,即《紫箫记》、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梦》。《紫钗记》是《紫箫记》的改写本,所以,历来将后四部作品合称为“临川四梦”或“玉茗堂四梦”。

汤显祖一生的经历十分坎坷。他出身于一个文人士大夫家庭,十四岁进学,二十一岁中举,文名卓著,连以狂放闻名的徐渭都对他青眼有加。但因得罪了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,汤显祖的科举道路变得很不顺利。张居正为了使自己的两个儿子在进士考试中获胜,需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作为招牌,于是,两次派人招揽汤显祖,并许以状元及第,但都被性格刚直的汤显祖断然拒绝了。于是,万历五年和万历八年两次会试,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中探花和状元,而汤显祖却落榜。汤显祖于万历十一年第五次参加会试时,张居正已去世,汤显祖方中进士,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和南京礼部主事,均为闲职。

万历十五年及十七年,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,十九年的闰三月,天空出现彗星,被视为是不祥之兆。万历帝下令群臣反省,汤显祖上了一道《论辅臣科臣疏》,对张居正、申时行、许国和王锡爵等重臣进行了尖锐批评,对万历皇帝本人也不无微词。此疏一上,朝廷哗然。汤显祖被贬到岭南瘴疠之地徐闻去作典史,两年后,迁任浙江遂昌县令。在遂昌的五年里,汤显祖简政爱民、抑制豪强,甚至在除夕释放囚犯回家过年,并组织他们元宵观灯。尽管汤显祖在任上成绩卓著,但却得不到上司的赏识。万历二十六年,他投劾还乡,三年后,朝廷给了他“浮躁”的评语,追论削职。

汤显祖本想在仕途有所作为,但现实却使他心灰意冷。他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与梦想都写到了戏里。汤显祖爱写梦,他的“临川四梦”中三部都与梦境直接有关。《牡丹亭》根据话本小说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改编,是汤显祖最负盛名的作品。故事十分离奇,杜丽娘为情而生,因情感梦,因梦而病,一病而亡,而在死后她居然找到了爱情与自由。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,汤显祖要通过这个非现实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批评。杜丽娘从小被父母教育要做端庄贤淑的淑女,她虽有养尊处优的物质生活,但在精神上极不自由。她渴望爱情,然而她连遇到一个面貌相当的男子的可能性都没有,更遑论彼此产生爱情了。杜丽娘内心深处长期都积压起来的感情,没有可寄托的对象,她没有人可爱,没有人知道她的爱,也没有人需要她的爱。她的美丽、青春和梦想都



汤显祖400年

临川四梦

是汤显祖愿望的达成

◎王永恩

将被无声无息地埋葬在这深闺中,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她的憧憬和痛苦。陷于爱情痴想的杜丽娘居然(也只能)在梦中找到了爱情,她在梦中遇到了柳梦梅,她虽与他“素昧平生,不知名姓”,却立刻被眼前这个男人打动了,和他淋漓尽致地爱了一场,极度压抑的情感暂时得到了释放。

《牡丹亭》问世后,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许多女性观众借此看到了自己可悲的命运,她们比杜丽娘更可怜,杜丽娘还有梦中与柳梦梅幽会的美妙回忆,而她们是连做梦的机会都没有。她们对爱的渴望,也许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痴想。相传,娄江女子俞二娘,因读《牡丹亭》伤感而死,汤显祖还写了诗来悼念她。杭州的女演员商小玲,因婚姻不能自主,一日她在演《寻梦》这一折时,心有所感而当场死于舞台上。一位多情的才女冯小青,爱情婚姻极其不幸,读《牡丹亭》后写了一首缠绵悱恻的诗:“冷雨幽窗不可听,挑灯闲看《牡丹亭》。人间亦有痴于我,岂独伤心是小青。”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专门写了“西厢记妙词通戏语,牡丹亭艳曲警芳心”这一回中,林黛玉听了悠扬婉转的《牡丹亭》曲词后,竟“心动神摇”,“如痴如醉”,“仔细忖度,不觉心痛神驰,眼中落泪”。杜丽娘的精神苦闷是极有代表性的,汤显祖在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发现了礼教的残忍和对人性的压制,于是,他对礼教产生了怀疑,进而批判,希望能撇开这扭曲人性的沉重精神枷锁。杜丽娘要的只是一个自由的灵魂,一个不受拘束的身体,“花花草草由人恋,生生死死随人愿,便酸酸楚楚无人怨。”这是从杜丽娘心灵深处发出的呐喊,也是无数正在遭受礼教约束的人的共同心声,具有石破天惊的力量。

汤显祖把剧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作为“情”的化身,写她对情感追求的执著,她追求的这种情感不止是男女之情,而是生死至情。汤显祖在《题词》中写道:“如丽娘者,乃可谓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,死者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,死而不可复生者,皆非情之至也……第云理之所必无,安知情之所必耶!”《牡丹亭》的出现以及对“情”的高度肯定,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,它是明中叶以后哲学思潮发展的结果。随着心学的兴起,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禁锢中挣脱出来,开始敢于正视自己的情感需求。推崇“情”,痴迷于“情”,以“有情人”自居,成了当时一股社会热潮。《牡丹亭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。

《南柯梦》取材于唐代李公佐的文言小说《南柯太守传》。此剧写唐人淳于棼醉后入梦,被大槐安国的使者接去,做了驸马。国王任命淳于棼为南柯太守,他任期间,边事平宁,政绩卓著。淳于棼打退敌兵,建立功勋,被封为左相。还朝途中,公主病逝。淳于棼在朝廷深受国王的宠幸,后因秽乱宫廷被逐出朝廷,遣返回家。淳于棼一觉醒来,发现身边酒尚温,大槐安国不过是槐树下的一个蚁洞而已。

《邯郸梦》取材于唐人沈既济的小说《枕中

记》,写吕洞宾要度脱卢生,给了他一个枕头,让他在旅店老板为他煮黄粱饭之际入睡。卢生在梦中先是与出身权贵的崔氏女结婚,靠了崔家的钱财行贿,得以考中状元。一生经历了治河、西征、蒙冤、贬谪、拜相等种种变故,当了20年宰相。卢生沉溺于享乐,终于一病不起,临死还惦记着史书如何记载他以及幼子的功名。待一梦醒来,黄粱饭尚未煮好,卢生由此顿悟人生,随吕洞宾飘然而去。

《南柯梦》与《邯郸梦》都描写的是官场生活,宦海沉浮。“二梦”写于汤显祖罢官之后,充满了荒诞意识,淳于棼和卢生的经历正是官场黑暗、荒诞的一个缩影。人生如梦,二人一觉醒来,发现一切皆是虚幻,士人们平日汲汲以求的功名利禄原来都是一场梦。

《紫钗记》也是根据唐人蒋防的小说《霍小玉传》改编的。此剧写霍小玉与诗人李益一见钟情,以紫钗为定情信物。不久李益中了状元,因惹恼了权高位重的卢太尉,被派到边塞任参军,无法与霍小玉相见。小玉以为李益变心,伤心欲绝。幸得侠客黄衫客相助,两人才得以团聚。小说中的主要冲突是围绕着痴情的小玉和负心的李益之间展开的,李益是被谴责的对象。卢太尉是小说中没有的人物,剧中增添了这个人,使矛盾由小玉与李益之间的矛盾变成了权贵与平民的矛盾,小玉和李益都是无力与卢太尉对抗的小人物,只能依仗神秘的黄衫客的力量才能团聚。

汤显祖的作品写了很多的梦,他把自己的梦想、失落和感悟都写到了梦里。他写杜丽娘的梦,表达的是对生命的尊重,对精神自由的渴望,这和他任官场上实施的仁政是一脉相承的;他写卢生和淳于棼的梦,发泄的是对腐败官场的不满,因为这官场断送了他的梦想;《紫钗记》其实那也是一场梦,世上真的有黄衫客吗?那是汤显祖盼望社会公平、政治清明的一场梦!汤显祖的梦想贯穿了他的一生,既然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他的梦想,那么就在梦里去追寻吧。

在莎士比亚的浪

漫喜剧中,森林总是一处能

变出五色爱情的魔幻境界,无论

是《皆大欢喜》中的亚登森林,还是《仲

夏夜之梦》中近乎仙境的那片神奇绿荫。森

林,是造化的天成自然,不见斧凿之匠心;是纯粹

的幽壑荒野,不留人类的痕迹;是侠盗出没之处,不

需宫廷礼仪之矫饰;是随心所欲的牧歌田园,不似锁人身心

的高墙深院;是想象与现实的伊甸园,对照着物欲横流

人心叵测的人世间。所以,《皆大欢喜》中罗萨琳西莉亚姐

妹说,离开宫廷进入森林,那不是逃跑,更不是被“废黜”,

而是“走向自由”;所以,《仲夏夜之梦》里的精灵人物们在

雅典城外森林里做了那么一场五光十色似醒似梦的游戏。

所以,莎士比亚的这两部戏,让演戏的看戏的,恍惚间

都觉得自己梦游着进了林子,男欢女爱,纯情盎然。

两部戏里,人们进林子去的缘由不大一样。《皆大欢

喜》戏还没开,兄弟闹墙的事已经演过,老公爵被弟弟篡了

位,奥利弗视弟弟奥兰多为仇敌,不禁让人想起后来如出一

辙的《暴风雨》和《泰尔亲王》。不过,父辈的事,男人的

事,似乎并未影响到下一代姐妹。戏中两位姑娘不但未因

父辈交恶而反目,妹妹西莉亚连嫉妒心都不生一毫,可着

劲地夸姐姐罗萨琳集美貌智慧于一身。当罗萨琳追着被

公爵赶出领地的奥兰多直奔亚登森林而去时,西莉亚没半

点犹豫,随着她化装成小跟班就上路了。水做的纯净女

人,反照着泥堆的男人世界;篡位公爵迫害奥兰多的理由,

竟是不喜欢他的父亲,还因为后者一个回合就把那位不可



莎士比亚爱森林

◎张冲

一世的武师打翻在地,不仅让他本人颜面无光,还隐隐感到了威胁。至于《仲夏夜之梦》,开场时的各位似乎都陷在了温润迷蒙的仲夏空气之中,头脑不明神志不清:忒修斯和希波吕忒明明要结婚了,却还在拌嘴悔婚;好姑娘海伦娜就在身边,德米特里的眼睛却老盯着别人;身边贴着的莱山德老实忠厚,赫米娅却偏要对他恶语相向。大伙就这么浑浑噩噩你追我赶着进了林子,玩闹的玩闹,做梦的做梦,想着在虚无缥缈之中,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烦恼,哪怕一时也好。当然,森林不仅滋润爱情,也能荡涤心情。心里郁闷的,进了林子立刻轻松畅怀;心里有恶念的,才到了林边就顿悟幡然。无论是把哥哥赶下公爵位子的弟弟弗雷德里克,还是试图到林子里来除掉弟弟的奥利弗,都是林边顿悟,高高兴兴地丢了权位消了气,自在逍遥去了。

尽管两部戏的剧中人去林子的缘由不尽相同,剧情却大半在林子里上演,总是聪明伶俐的姑娘对着真情愚钝的小伙子。姑娘们在林子里,显然少了很多在城里和宫廷上的约束,张扬自我,言无所忌,行无所约。她们对男生绞尽脑汁写出的情诗尽情嘲讽,对男生把情诗挂在一棵棵枝丫上的做法嗤之以鼻。她们展露着女孩子的直率、纯情和成熟,在爱情上,她们永远是女王,是公主,是那些年龄虽然相仿的男生们的教科书。不难看出,戏里虽然是一群俊男靓女,却更是一群傻男愚女。这依然是莎士比亚浪漫喜剧的老套子爱情,却依然耐看,趣味无穷。

林间没有王法,仲夏最宜狂欢,这使舞台上的一切都陷入“乱”与“趣”,陷入真假难辨的境地,搬演着一出出“假到真处真亦假”的好戏。拿《皆大欢喜》里的罗萨琳来说吧:按莎士比亚时代规矩,女人连剧院都进不得,更别说上台演戏了。所以,莎翁戏里的妙龄姑娘,全由白面少男们扮演,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“小小鲜肉”,连变嗓都还没过呢。可这“小小鲜肉”一上台,进了戏,按剧情说是女孩子家家不宜宜独自闯荡森林,还是扮个男生吧,可要从演技上说,这不就是改回到真身去了演起来更放松吗?那到底哪个身份更真呢?莎翁似乎生怕还不够乱,还让这装扮成男生的罗萨琳让情人把“他”当成“她(罗萨琳)”,逼着对方和“她”许下婚礼誓言。这婚礼到底是真是假?在《仲夏夜之梦》里,小精灵想撮合赌气的情侣,可爱汁滴错了眼皮,反而差一点弄假成真,让两对情侣相互错爱起来。这时候,听着台上姑娘痛斥男生薄情,观众里有谁会把这些的吵架当真?还不是抱起胳膊恨不能多听听这姑娘家如何骂人,多看看呆男生如何受气?应为大家心里清楚:那气那骂,都是假的。

不过有时候,这样的真真假假,若不去读上下文,听外语音,很容易就望文生义了。如曾被歌德赞美过的那句莎翁“赞美”智慧女性的台词,说女人聪明,关也关不住,你“关上窗,它从窗里飞出去;关上窗,它从锁眼里钻出去;堵上锁眼,它还能从烟窗里冒出去”。再想想,从《皆大欢喜》到《仲夏夜之梦》,从《第十二夜》到《威尼斯商人》,莎翁笔下的女性的确个个智慧机敏,远胜于许多木讷粗俗的女子。可找回去再一读,那是男演员扮演的少女罗萨琳在戏中装扮成男生却又让奥兰多把“他”当梦中情人罗萨琳的那一位,用男生的口吻念着男人莎士比亚的台词在教训奥兰多:你将来可得好好看着你那位,女人太聪明,“别让你老婆聪明到邻家床上去啦”。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在说话?莎翁钦佩尊重女性,莎翁塑造优于男性的女性,“真意”到底是什么?

如果说《仲夏夜之梦》以欢闹取胜,《皆大欢喜》倒更多了些妙语横生。向来被人觉得有点抑郁的杰奎斯,尽管说话不讨人喜欢,其实大都生动形象,切中要害。他那段人生七步曲的宏论,早就成为传世谈资,而另一些话,更能直直勾起现代人内心的回响。比如他说,人进入森林是对自然的“篡位”。可不是吗,一旦旅游开发走进森林,多半是要砍了树,割了草,填了沟壑,赶跑了走兽飞鸟,硬生生地为人们自己的需要而篡夺所有动植物“原住民”的权利。还有,聪明绝顶的罗萨琳说话常常意料之外情理之中。她说游山玩水之人是“卖了自家的田去看人家的地”,若游走世界却一无所获,等于是“只饱了眼福,却空手而归”。当然,她所谓的“获”,是经历,是经验,是成熟,可不像当今不少人,他们要去看的,实在并非人家的地而是店,他们卖掉自家几亩田,换来的更多并非眼福,而是满箱满包满手满肩的货。人家的地,哪怕收在手机相机里,回家后已如梦一场。



高马得所绘《牡丹亭·惊梦》